



清明深处

文 / 费城 (广西)

在二十四节气里，似乎没有哪一个节节能像清明这样，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如此浓郁而复杂的情感色彩。

岁岁清明，今又清明。依时令顺序、物候变化，清明不仅是一年当中，最重要的传统祭祀节日，同时也是春日郊外踏青的好时节。古往今来，在这个盛大的祭祀节庆，盛载着世间太多的离舍和痛楚，寄寓着人们太多的遗憾与哀思。氤气湿重的清明时节，是凭吊者心头潜藏的疼痛，在中国人复杂的情感世界里，更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内涵。

民间流传一首《清明吟》：“又是一度清明至，风吹旷野冥纸飞。”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，人们从喧嚣繁忙的生活中静下心来，在心中腾出一块地儿悼念故人，不约而同来到前人的安息地，奉上鲜花祭品，焚香凤凰，寄托哀思。漂泊在外的人，也会在清明来临的日子重返故乡，在故人墓前，默然叩首，凭吊祭拜。而长埋地下的亲人，因此得到安宁，化作浩渺青烟萦绕消散，幻化烟山雾雨，无声润湿眼眸和足下的青草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”回乡路上，随处可见前往祭扫的人们，扶老携幼、彼此搀扶着来到先辈的墓碑前，用农具锄去坟头旧年的野草，重新修葺土坟，垒实墓基。因为与泥土和青草有关，于是便有了“踏青”的另一层含义。

人生几何？去日苦多。是的，我们终将老去，结伴倚窗的岁月悄然融化在岁月的那一边，阵阵雨雾阴氲的哀婉愁绪中，仿佛生与死的距离仅一步之遥。不论是仰望先人的遗像、抚摸老旧的什物，还是凝望隆起的青冢，都能触发人们无尽的哀思，阵阵细雨总能勾起我无尽的怀念。

回首漫漫人生路，心中有一道暗影，人生便多了一道光芒。在这不容易的人生里，那些逝去的事物犹如流水般溯远。我们在回忆里转身，内心日趋宁静，对于心灵的追问，时常让我陷入无边的愧疚与自责当中。

岁岁清明，今又清明。是在嗟叹岁月的不易，更是感叹生命的飞短流长。在一片萦绕的惆怅哀思中，我们更能够体悟活着的美丽。于是，便理解了逝者如斯夫，生命如春花秋草般寂寞轮回、嫣然绽放的释然。

回首漫漫人生路，心中有一道暗影，人生便多了一道光芒。在这不容易的人生里，那些逝去的岁月如流水般溯远。而即将到来的，正在冥冥之中等待着我们的。

我想，生者唯有让自己活得更好，这或许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宽慰……

资水东流，日里夜里永不停息。

杏花巷，便是匍匐于资水北岸的一条小巷。在安化境内。

何其幽深！杏花巷，转了一个弯，又转了一个弯。如一首小令或元曲。古典味，很浓很浓。巷首那栋用青条石砌筑成的古宅，如醒目的标题，使其小巷，也显得很有份量。无论来自古宅所圈住的花园、假山、莲池……来自花园、假山、莲池内所有过的叹息，有过的怨恨无期……

那些日子，当然已随资水汤汤远去。

如今，那许多穿牛仔褲的男子和女子，怎样怎样地一路闲逛，一路吹着口哨，一路跳起迪斯科来。杏花巷，是不再觉得忸怩了。杏花巷的老者们，也并不觉得大惊讶或小怪的。就连古宅门前那对石狮夕也徒然间慈善了

杏花巷

文 / 廖静仁 (湖南)

眉目，怔怔地欣赏好久好久。谁知它俩的心中，是否就没有萌生过某种不能超凡脱俗的邪念？

今日杏花巷，风风流流。

这风风流流的杏花巷，有一位男子。就是那位很小时大家都喂过茶饭、喂过油粑与糯米饭团的没有了父亲母亲的男子。前几年他离开杏花巷，到省城去，据说是去那里一家大国营酒厂学酿酒专业哩。去时，杏花巷全巷的男女老少都来送行。晃晃，两年多过去，却不再给曾卖了不少家产供他学习的那位女子的家里写信了。那女子，天天地低着头淌眼泪；那女子的父母，天天地阴着脸叹气；终于，小巷里的人就陡然发起怒来，拳头举成一片森林，都说要联名写信控告那男子。但是那位淌了眼泪的弱女子，却挨家挨户的恳求，把整个杏花巷都走遍了。恳求千万别为难那

男子，并且，硬说是她自己要与那男子断了联系的。杏花巷人全都流下了眼泪。

今日杏花巷，人情味依旧很浓很浓。

后来不久，那女子竟然奇迹般地收到了来自省城的一封信，还收到了一大摞书籍。

带着歉意，含着羞愧，那女子便迅速地把信展开……杏花巷，也是偷偷地看过信了的，里面有两句打着重点的诗很有意思。

酿酒学成何处去，杏花巷内是我家。小巷里就真有酒香浮动，好醇，好悠长……

那酒香，自那女子家中所浮出。摘三枝两枝花，插在发髻上，那女子，且日里夜里，读那男子寄来的书籍；还慎重其事地挂了一面酒旗，上书着端端正正五个大字：酒家杏花村。

是清明雨，细细且斜斜。长长且亮亮的日子里，杏花

巷陡然间叩响了急急如鼓点的足音；那足音，熟悉又陌生，激动了杏花巷里所有的人家。只有那女子却反而显得极是悠闲；悠闲地轻轻哼着一支歌儿，在红砖楼房前那一面任微风轻抚的牙边酒旗下……

原来是那位去省城学习酿酒的男子回来了。

杏花巷沸腾起来了，不知是谁，还点燃了一挂千鞭，噼噼啪啪的响声传出好远好远。杏花巷的酒香，也一样地传出好远好远……

清明雨，仍然在下，下了千年；杏花，也开了千年；只有杏花酒家却才开业不久；不过，来日方长。这酒家里的杏花酒，会年复一年醇下去的，且越酿也就越有名气。杏花巷，沐在清清明明的春雨中呢！



新宁崑山 摄影 | 李发明

废墟上的花朵

文 / 西风 (福建)

我在新疆荒凉的塔北盆地楼兰遗址上，发现了一簇生机勃勃风情无限的小兰花。在我确定前往古楼兰王国的行期时，我就在脑海里一遍遍描绘楼兰的风景了。但不论我怎样刻意的描绘，向往中的楼兰都是颓废和毫无生气的。这道远处的旧风景，它曾经以火热的心跳和清新如兰的呼吸，都已经被厚重的黄沙无情的埋藏了。呈现在我憧憬旷野上的，是一座坟莹彻骨的荒凉……这就是说，在我抵达楼兰之前，我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里竟然盛放着一簇醒目的天兰的小花。

我对楼兰王国有着一种特殊的迷恋和感情，它就像一位我渴望而不可及的梦中情人。楼兰，这个名字是多么的诗情画意，这个名字使我联想到一位衣袂飘飘美不胜收的绝色女子，这女子是如此的妙不可言风华绝代，这样的名字让热血男儿的我心怀

渴念。在决定走向楼兰遗址之前，我乐此不疲地翻阅了大量枯叶般枯燥无味的史书。但正是在这干燥的史书上，我发现了阿娜的身影、明亮的眼睛和鲜艳的红唇。据史书记载，楼兰王国是一个盛产绝色美女的地方。那时候罗布泊还没有干涸，而是像美人顾盼生辉的眼睛；那时候的楼兰还没有荒芜，没有被黄沙吞没，一片又一片耀眼的绿洲，一直延伸到塔里木盆地腹地……

据说这个繁盛一时的人间所在，曾经亭榭楼台歌舞升平；据说楼兰国王身边拥有倾国倾城的佳丽一千……我缓缓的合上发黄的书页。我那时并不知道，当现实和历史巨大的落差瀑布般撞击我心灵的画布时，我的内心该掀起多少惊栗的风暴！

这一天我几乎是在小兰花身畔度过的，我因此想到了许多事情，过去或现在的事情，让我体内平静的血液

逐渐沸腾起来。我应该明白，在寸草不生的千里荒漠，竟然奇异的生长着一种夺目的小兰花，这绝非一种偶然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它们在这里含情微笑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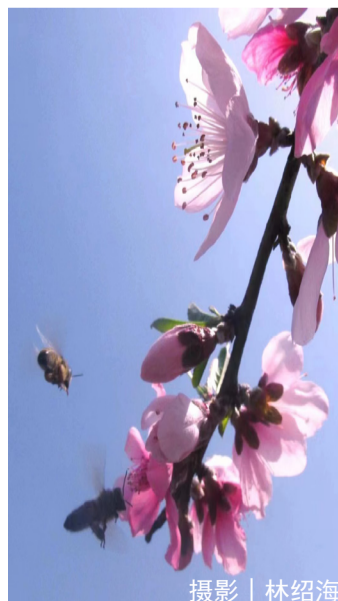
我久久的凝视着小兰花绚烂的花瓣和修长的叶子，这时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种幻觉，我好像看到了楼兰王国那盛大热闹的歌舞升平的场面，我看到了数不清的楼兰歌女披着如水的月光而来，她们明亮多情的眼睛，她们飘扬的一头秀发，她们的香肩和玉手，她们玲珑的身段，已经在我升腾的幻觉中清晰显现。那么生长在废墟上这簇撩人魂魄的小兰花，该是从时间的深处袅袅溢出一缕不死的芳魂吧？那么多国色天香的楼兰歌女，就这样温婉的延续着她们的灵魂她们的后世，她们的后世就是点燃我目光的这簇触目惊心小兰花吧？

我坐在春天的沙漠上，

我坐在一簇小兰花面前。我好象在和扑面而来大风对话，我好象在和神奇的小兰花对话。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，其实我什么都说了。我定定地欣赏着开在废墟上的小兰花，我知道的，所有的生命和花朵都将隐匿在时光的后面。

只是我无法确定，当我下一次来到古楼兰时，我还会不会看到这些小兰花迷人的微笑。我摇晃着手中墨绿的水壶，我把剩下的水轻轻的浇在这簇不可思议的小兰花身上，我看到了它们在惊喜的抖动着娇小柔嫩的身躯，但我已经不知道它们凝固在前世里的梦幻了……

当我缓缓站立起来时，天幕就低垂了，暮色也已苍茫。我恋恋的离开了楼兰故城，离开了风中起舞的小兰花。我凝视的目光有些忧郁有些迷离，但我知道，开在废墟上的小兰花，将会照亮我的思想，和即往的漫漫人生旅程。



摄影 | 林绍海